

落花一瞬

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李冬君 | 著

与其狂妄地追求永恒
不如抓住瞬间的残美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李冬君 著

落花一瞬

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 李冬君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086-4582-7

I. ①李… II. 李… III. ①日本人—研究 ④ C955.5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256号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

著 者：李冬君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156千字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582-7/G·1116

定 价：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 代序 —

关于日本文化的两点提醒

记得知堂老人说过，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美。我们也不妨对日本文化做一次审美式阅读。

审美会不会美化日本文化呢？当然不会。所谓美化，是指对丑的修饰，对恶的遮掩和渲染，而审美却要面对事实和真理，因此，审美要真，而美化则伪。

那么，武士道也能被审美吗？有人这样问道。

为什么会有此一问呢？这是由于武士道在战争中的表现，使人很容易将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等同起来，而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

那些战争贩子们，用武士道来发动战争，让武士道承担战争犯罪，更以武士道来对抗审判，美化自己的嘴脸。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使他们终于如愿，死了多年以后，竟然被供在了靖国神社里面。

我们的历史观，使我们注意到了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把军国主义与日本文化区别开来。我们反对军国主义，但不反对日本文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一点告诉日本人民。

日本人民生活在日本文化里，不了解日本文化，就不懂日本人民。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就是武士道，不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就不能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侵略者利用了这一点，把武士道当作保护伞。

军国主义并非来自武士道，而是帝国主义阶段在日本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用武士道对日本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文化动员。

武士道有多面，尚武精神是其中一面，还有伦理精神和政治精神，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则无非两点，一是对死的追究，二是对美的执着。

因此，武士道就是死之道，而且讲究带着美去死，是武士道的根本。

武士道来源不一，有来自中国的儒教、佛教和本土化的神道教。

军国主义强调神道教，文化主义倾向于儒教和佛教。因此，武士道也分为三派：一派是儒教武士道，一派是佛教武士道，另一派就是神道教武士道了。

发动战争的武士道，是神道教武士道，而本书如上所言，是对日本文化一次审美式阅读，既然绕不开武士道，那就主要谈谈山鹿素行的儒教武士道和山本常朝的佛教武士道，基本上没有涉及神道教武士道。

来源不同的武士道，政治倾向也不一样，有从武士道进入国家主义的，也有从武士道进入民主主义的，还有从武士道进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例如，内村鉴三从武士道进入基督教，而幸德秋水则从儒教武士道进入社会主义。

武士道是一种文化，它没有宗教形式，亦非国家组织，战争是国家犯罪而非文化犯罪，国家犯罪应该从文化上进行反省，但不能要文化来承担犯罪责任，就像清朝丧权辱国，但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卖国文化一样。

我们在对待中国文化时，要将中国文化与清朝卖国划清界限，也就是说，清朝卖国可以从文化上来反省，但不应该由中国文化来承担责任。

对待武士道也是如此。将政治文化化了，我们反而会找不到真正的犯罪主体，而使那些犯罪者心安理得地躺在文化——靖国神社里安息。

我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题为“为什么‘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的文章，也许有人会问，你审美怎么审出个“小日本”来了，这样的提法是否对日本文化不够尊重，有失学术规范和水准？对此，我的想法如下：

“小日本”的提法，来自中世纪，其依据是天下观和王权主义。例如，在我国的史书《魏书》《隋书》里就有“倭国志”，“倭国”就是小日本。

可我所谓的“小日本”，并非来自“倭国”，而是源于近代以来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哲学。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文化具有短小性和简洁性两大特性。

作为岛国，日本国土“小”，没有像大陆那样辽阔的平原和绵延的河山，古代日本人不知道陆地上有一望无际的原野，没见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又从地平线上落下去，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的江河。

日本人常见的自然，是山和平原交错的小自然，栖息于小自然中的日本人，在文化上当然要采取与小自然相应的短小形式，而没有中国式的万里长城和大运河，也没有罗马式的水道，更没有创作出像大乘佛教教典那样包罗万象的庞大作品。以和歌、俳句为代表，日本文化具有短小而简洁的特性。

这一特性，在日本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法律、宗教、思想等其他形式中都表现出来。日本人不喜欢巨大的东西，也不喜欢巨大的表现形式。

日本风土多样，日本人将风土多样性纳入短小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中，使文化具有简洁的性格，“小”没有贬义，是一种文化特性。

问题当然不止这两点，举出这两点来，是要表明：

第一，我们不能泼脏水——军国主义连孩子——武士道也倒掉了。

第二，我们尊重日本文化，但不至于连“小日本”也不能提了。

提醒了这两点，我想，我们就可以迈出对日本文化审美的第一步了。

秋
夜

月夜

月夜

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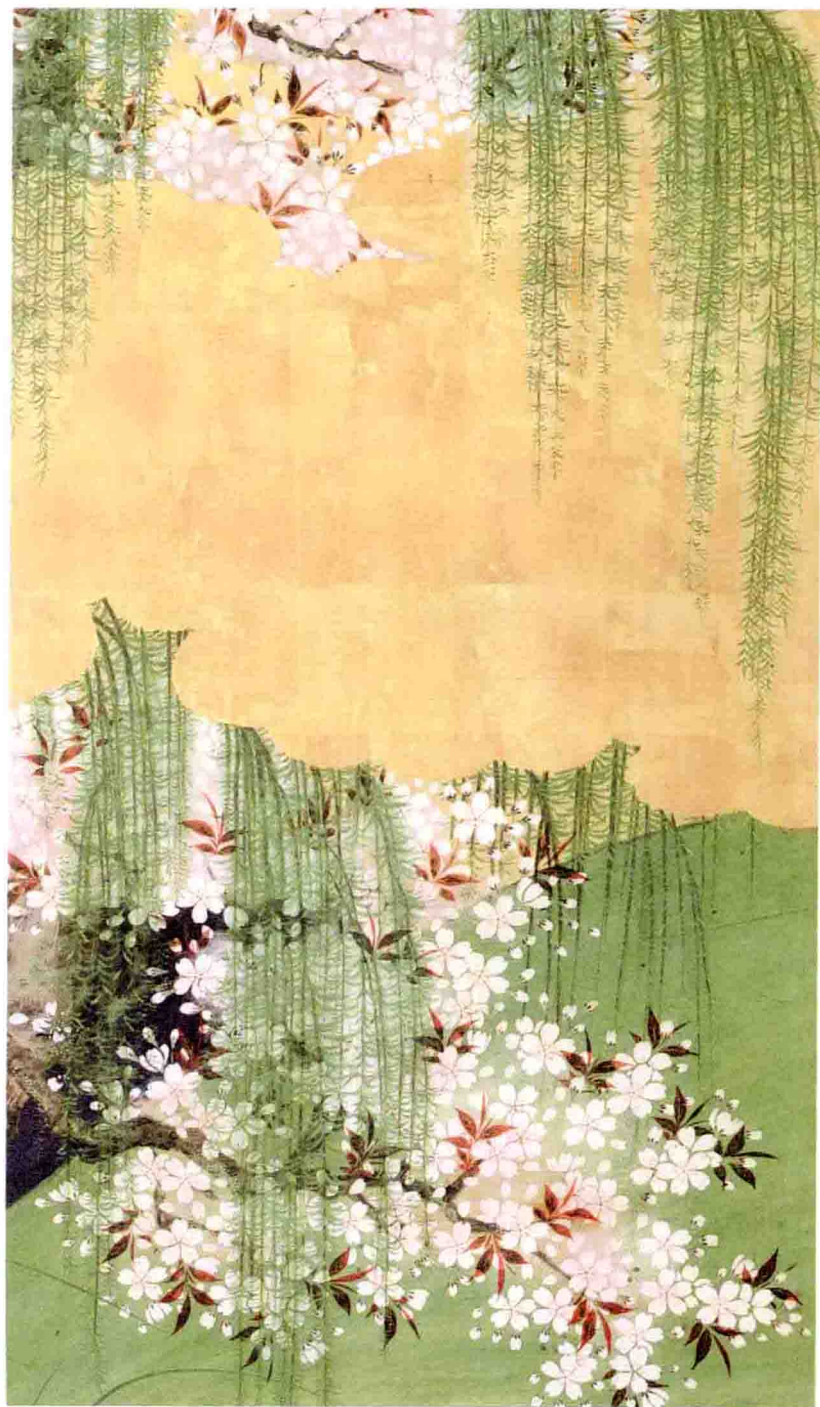
年
はる
はる
物
を
の
の

年
はる
はる
物
を
の
の

年
はる
はる
物
を
の
の

年
はる
はる
物
を
の
の

年
はる
はる
物
を
の
の





目 录

关于日本文化的两点提醒（代序）VI

壹	日本人认为花有神性	1
貳	观花「要感哀地眺望」	5
叁	贵族趣味从想象的梅花到樱花	9
肆	从理想到写实的纹样意识	15
伍	文学之樱和工艺之菊	21
陆	用身体开放的「能」之花	25
柒	歌舞伎是女人的「花见」	29
捌	悲剧之花开在歌舞伎	33
玖	「立花」是因为花有花道	37
拾	「生花」是一种美的生活	41
拾壹	「立花」是要把人心放大	45
拾貳	「生花」要用青松打底子	49
拾叁	苔藓是岩石开的花	53
拾肆	笑容是脸上的因果之花	59
拾伍	「茶德」在武士心里开花	65



拾陆 从茶德到茶道的觉悟之花 60

拾柒 「茶寄合」是无常开的花 73

拾捌 「日常茶饭事」开出禅之花 79

拾玖 歌魂入茶吟出水仙花 85

贰拾 草庵茶里的「佗」之花 89

贰壹 「佗茶」点开了自由花 93

贰贰 草庵茶没有唐物的「劳薪味」 99

贰叁 商人茶和武士茶各自开花 105

贰肆 「庸人无用茶」把政治点「空」了 111

贰伍 「泪」是死亡的花蕾 117

贰陆 「数寄」之花开在宗教边缘 123

贰柒 「躰门」纳山海之花 129

贰捌 「嗜好」绽放「数寄」花 133

贰玖 流「泪」的「カブキ」之花 139

叁拾 「华丽的寂」兼井风雅 145



- 叁壹 「草体化」的「や（ゝ）」 149
- 叁贰 「身美」的「振舞」之花 153
- 叁叁 「振舞」开花如敬神 159
- 叁肆 开在天心的普世之花 165
- 叁伍 唯美的信仰之花 173
- 叁陆 俳谐里有花月心 179
- 叁柒 「梅花开在草丛里」 185
- 叁捌 武士心「长夏草木深」 189
- 叁玖 秋天透出存在的芬芳 195
- 肆拾 秋天里的菊花和明月 201
- 肆壹 冬天是对死的凝视和生的发荣 207
- 肆贰 汉诗世界的「拾穗者」 211
- 肆叁 寄宿在俗语的银河里 215
- 肆肆 花月与武士的时代变了 219
- 肆伍 两朵浮世的觉悟之花 223



肆陆 「叶隠」是武士《论语》之花 229

肆柒 儒学之花开在武士道里 235

肆捌 武士道「草体化」之狂花 239

肆玖 一斩之下武士道开花 243

伍拾 武之仁者与狂者 249

伍壹 日本武士道里开了「中国」花 255

伍贰 武士之花向死亡飞去 263

伍叁 「狂死」之花解脱了死 269

伍肆 为死而死的死即是生 273

伍伍 落花一瞬，带着美去死 277

参考书目 282

代后记 284

附录：为什么「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 290

再版后记 304

花有神性 日本人认为

世阿弥^①在《风姿花传》中，谈到了日本的花。

年轻人，有年轻的花；老年人，有老年的花。

灿烂的花、枯萎的花、幽玄的花、开在岩边的花、能之花……

这些花，处境不同、形态各异，各有其活泼而忧郁的生命。无论兴或衰，各有其美的存在。美是花的神性，也是日本人精神的底色。

花因其美，而呈现神性，日本人看万物皆如花，万物皆趋于美。

木、石、竹、草，都变成了花，而有神性。日本人从花里体认神性，而有花道，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给日本人的知、情、意，打下神性的底色。

在日本，以花命名的物事很多，诸如人生之花道、男之花、花相扑等。

① 世阿弥（1363~1443）：能乐世家，父亲观阿弥伊贺国山田村的贵族后裔，从曾祖、祖父、叔祖到父亲都是能乐演员，世代笃信佛教。观阿弥适逢猿乐盛世，组织剧团闯荡江湖，在京都名声大振。1384年父亲去世，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把授给观阿弥的荣誉称号“观世大夫”，让世阿弥承袭，并热心风雅，赞助能乐。从此世阿弥演戏创作并创造能乐艺术理论。成书多部，其中《风姿花传》是著名的艺术理论著作。世阿弥是日本能乐的鼻祖和日本花文化理论的奠基者。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是指人的力量，于巅峰时，所显现的自由，那是神性。从那里登场、退场，就是花道。人生经由花道，走向神性，而有神道。

用自然之花，染织衣裳，叫“穿花”。日本人被称为是“穿花”的民族，那些感受花之灵力的战国武士们，在头盔上插一枝菖蒲，那也是“穿花”。

“穿花”也有神性，表现在武家的纹饰和家徽上。各国都有徽章，唯独日本的家纹特殊。日本的家纹，几乎都用花，用樱、菊、梅、藤等。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还表现在一种染布工艺——“花染”上。

“花染”是用露草汁描下绘，在下绘之上再完成本绘，那淡淡的青色，经清水的洗涤，幻化为彩带，热气蒸煮，升腾为云妖，随之，便消失无影。

留下了手绘，显示底色，那露草汁，何等重要，可使命一完成，便立刻云散，留下素晴一片，所谓人生的花，就是这样的花。

走过了花之流年，人生如花盛开时，便臻于极限。这花之流年的存在，犹如“花染”，一瞬间，了无踪影。如花吹雪，美丽迁徙，落英缤纷，灿烂地散尽。生命的行色，载入“花染”流程。

露草一闪，落花一瞬，留下“花染”。元禄时代，有“花染”绘，被叫作“幽禅”或“幽仙”。日本人对手工活儿，认知独特，多以审美之眼。草木之花，开放在山野，会因人生的聚散之缘而美丽。

而人生之花，于弥留之际，也会留下善恶的余味。世阿弥把花的种子，撒在舞台上，开出了“能”之花，演出本身，就是人生的“花染”。